

近 · 代 · 名 · 士 · 别 · 传 · 丛 · 书

风尘逸士

吴稚晖别传

罗平汉 / 著



近 · 代 · 名 · 士 · 别 · 传 · 丛 · 书

风尘逸士

吴稚晖别传

罗平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罗平汉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1

(现代名士别传丛书/李玉刚主编)

ISBN 7-5080-1726-9

I. 风… II. 罗… III. 吴稚晖-传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22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1.375 印张 245 千字 2 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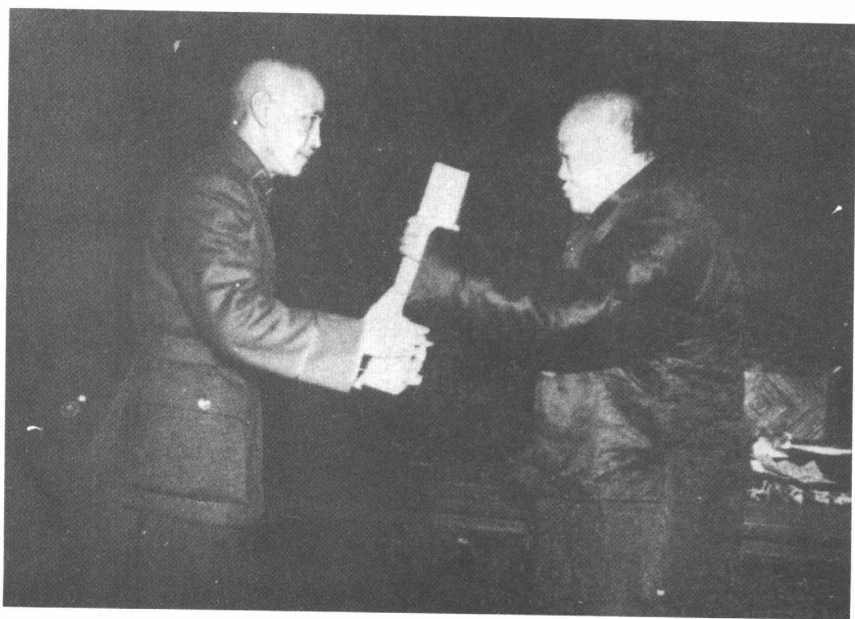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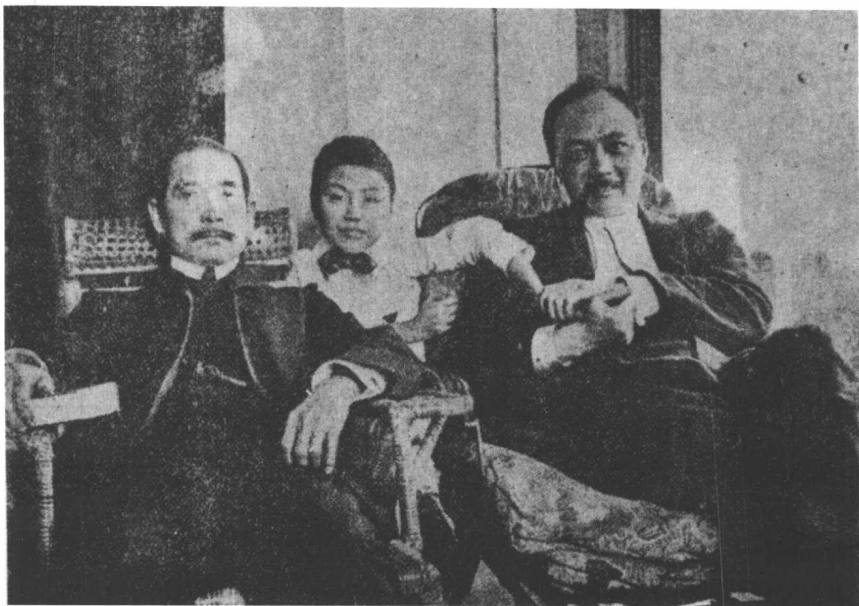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吴稚晖先生与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团合影（1946年11月摄于南京）



吴稚晖代表制宪国民大会致送《中华民国宪法》与国民政府。



吴稚晖先生旅英时父子与孙中山合影（1909年摄，时年45岁）



吴稚晖先生与蒋介石合影（1950年3月1日摄于台北寓所、时年86岁）

总序：中国名士漫论

现在，作为“近代名士别传丛书”第一辑的五种书目，终于正式面世了。说起名士来，在中国可谓代不乏人。既为名士，自属名人名流无疑了。不论学界坊间，几乎很少有人不关心、不知道他们的。索性，就借此来谈谈这名士的话题吧。

“名士”一词，盖出于《吕氏春秋·尊师》，略谓：“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其《勤学》又谓：“不疾学而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这就是说，在古代中国，所谓名士，多是指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高人雅士。《后汉书·方术传论》：“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俗语“自古名士多风流”，当源于此。到了魏晋时代，则尝以唾弃礼法，好论玄谈，率性任情，放浪形骸的人为名士。再往后，其内涵又有了新的引伸，似乎与所谓隐士发生了某种交合，人们尝用它来指称那些声望很高而不出来做官的人。他们中人，多数是居于世而不入世，甘为士而不入仕。

此后，人们则专用名士来指那些才情盖世、风骚独领、疯言疯语、我行我素的文人学士。一般地说，此一类属中人，不特学养深厚，读书惊人，而且目中无人，笔下有刺。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宜乎其翻江倒海，惊世骇俗，为文人扬眉，替志士吐气也！在世界范围的中世纪历史上，倘论及政治集权与文化专制，如中国古代社会那样也是罕见的。中国儒学所崇尚的“三纲”“五常”之教，经历代统治者的一再强力灌输，早已渗入亿万子民的骨髓之中。真可谓等级森严、礼教如山！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尚有历代名士们那劲节高标、独来独往式的存在，其情自可想见。他们，就宛如那长夜萤火，虽不甚明亮，然亦适足衬出黑夜的茫茫漫漫。正所谓：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既生仲尼，更见长夜长！可以说，在古近以来我中国文人学士中间，从上古大智远引、高逸脱俗的庄子；到汉末睥睨权势、击鼓骂曹的弥衡；到魏晋任性率情、放浪形骸的嵇康、阮籍；到唐宋醉卧长安、天子难呼的李太白，流落天涯、悠游无减的苏东坡；直至明清两代的李贽、徐渭、唐寅、郑燮……其不论为文为人，都有这样一股卓尔不群、桀骜不驯的狂狷之气。

窃以为，所谓名士之为名士者，其是否出世或入仕，倒也无甚大妨。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总要有一种名士气，名士派头。这种“气”或“派头”，大概就是所谓名士风流罢。我想，它至少应该包括这样两种因子：一以才情；一以狷狂。同一般人相比较，其虽亦无免于五谷杂粮，人间烟火，然又必是所谓时代之俊彦，学界之名宿。为人之真性情，他们半点儿不少；行世之奇怪悖，则多多有也。所谓横空出世的天才豪杰，特立独行的奇人雅士，正合当此。或问曰：其所谓才情者何？论其才，当是学富五车，文倾三峡；当是汪洋恣肆，才气横溢；当是领新标异，独得风骚。晚唐杜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之句，大概就是指此。论其情，当是潇洒情性，风流偶悦；当是雅致逸趣，大不拘俗；当是任情冰玉，流韵泽光，甚至就如近人郁达夫：“曾因酒醉鞭名马，每以多情累美人！”

又或问：其所谓狷狂者何？论其狷，或是情性耿介，非同流俗；或是嬉怒人生，讽骂时世；或是不见于世，未合于道，甚至尝有上古长沮、桀溺一类人的感慨：“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论其狂，或是率性任情，狂放不羁；或是冷峻怪诞，悖逆时流；或是疯言疯语，惊世骇俗，有时竟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人：“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然而，这名士们的才情也好，狷狂也罢，却也总有其缘由道理在的。有时，在他们的身上，大俗能变之为雅，大雅亦演变为俗。同样，在他们的眼里，活生生的新世相，直若满目疮痍，简直一百个不乐；死赖赖的旧事物，偏又两眼生辉，却道千万种我爱。尤为要

命的是，其每每强词夺理或疯言疯语，倘要拿来认真地观察，耐心地品味，毕竟还能自圆其说！

你道怪乎哉？怪怪也。不过，套用一句古话，则正可谓：怪可怪，非常怪。即是说，他们身上的那“怪”劲儿，绝非平常人的“怪”可与之比的，乃是一种独特、机智而不失隽永的“怪”！

予谓不信，且请看之：倘其放浪形骸，忤逆时代，也必是缘于他们执于不满世道的率性任情。倘其疯言疯语，非理为理，也必是出于他们妙语连珠般的辩才无碍。甚至其谗言谤行，讽时骂世，却也是因了他们睥睨一切的劲节高标！总之，他们确乎有着常人难追的真性情，有着得天独厚的大智慧！

在这一特定意义上说，这些名士们，也足足构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一种独特风景，一种颇为耐人寻看、耐人品味的文化风景！

这，或许就是所谓名士们的人格魅力所在！

及至近代，中国社会仿佛强迫般地被带进了世界的角斗场，驶入了世界的快车道。一方面的情况是，列强环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又兼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国事蹉跎。时人惊呼：“千年未遇之强敌！”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海禁大开，中外交通，西学东渐；由是风气浸浸，江河不古，国粹凋零。时人大叹：“千年未有之变局”也！

一时间，老大中华之上下，或感于时艰，或敏于激愤，纷纷攘攘一片。试看！由洋务，而维新，而革命，国势风云激荡；由器物，而政制，而文化，大潮波波相因。这激荡着的大潮，直欲使近代中国社会“高岸为谷，低岸为陵”！

此间，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之迅捷，时序更替之猛烈，确非两千多年的古代中国社会所可比及的。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上，常常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拿这话来比照这段中国史，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一代有一代的历史，一代有一代的才人。本丛书所收入的这些近代中国名士们，如尝感“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晚清文宗龚自珍；

身兼革命先锋与国学大师二任的“章疯子”章太炎；足踏东西，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的狂士怪杰辜鸿铭；文思绝代，三灾剃度而无改多情的“情僧”兼“革命和尚”苏曼殊；鼓吹新文化运动，首倡“德、赛两先生”的青年导师陈独秀；扭曲人生，长歌当哭，骂尽民国官场的厚黑学主李宗吾；立足学问，阐扬儒学，尤无忘关心民瘼，杯葛时政的学界名宿梁漱溟……几无不被打上了这个特殊时代的鲜明印记。

那么，受时代及风气影响，在这些近代名士们的身上，又产生了怎样的一些特质呢？其他细末姑且不论，这里仅举其荦荦大者二：

一以曰：中西冲突，感悟非常。

比之同先此的中国历代名士，他们所首先遭遇到的，是这样两个空前的困惑：一是东西方民族和种族的优劣问题，二是东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优劣问题。应该说，这是每个有着强烈爱国心的思想者和文化人都无法回避的。而要命的是，这些又都直接关系到他们最为敏感的大国心态问题。

所谓的大国心态，往大了说，就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往小了说，就是个人的尊严和面子。民族危机，国势岌岌，中外交通，西学大倡，耳闻目睹并身感同受的这种中西双重层面的冲突，使他们不能不产生出种种忧虑：难道是华夏民族和中国人真的不行吗？延绵数千年的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就真的落伍了么？

如是，他们中有的人乐于承认，并由此主张“全盘西化”。相反，有的人则矢口否认，故主张坚守中国固道。而一旦辩论起来，一方专拿中国的优长比之西方的流弊，另一方则专以西方的进步讥消中国的落后。因为他们中不少人留过洋，或精通数种外语及西学西政，多为会通中西的大家，所以口中笔下，常常怪论——冯友兰先生谓之为“非常奇怪之论”——迭出，或片言解纷，或妙语天下。

除了彼此间的如是“斗法”，他们对待洋人洋事所表现出的种种离奇言论及行止，闻来更是令人捧腹不已。如郭嵩焘数度出使西方，在其初观“西洋镜”时，着实给时人留下了不少鲜活故事；林琴南氏本不谙任何外国语言，却毕生以译介西书为职志，究亦斐然成一家；辜鸿铭少年留欧十余载，通晓西文八九种，返国后竟以皈依儒学道统为至乐，并大言曰：“道固在是，无待旁求！”

一以曰：或固守一端，或易质流变。

由于近代中国的种种都是在一种非常态中演进的，以致中外战事、军阀角斗、政治运动、文化思潮、风俗移易一直不断，可谓潮起潮落，此起彼伏。尤其，这许许多多的斑驳陆离之现状，又无不是掺杂、扭结在一起的。这便给认识和判断带来了无尽的困惑。

面对如此现实，如果甘于随波逐流，做个通脱圆滑之士倒也可以，或者不作不为不思不想，只做个局外的常人俗众倒也罢了。偏偏这些名士名流们，又都是不能脱了这干系的朝里人、局中人或思想者，他们又哪里肯、哪里就愿了呢？于是，矛盾和怪诞便都有了。

你道他们是何种人？那些坚守定见者流，十八头黄牛也拉他不回，还会把道理讲个唾星四溅。这是固守一端，以不变应万变的那一类。而所谓易质流变者，虽然自我一变再变，竟能大书《谢本师》，更且高唱什么今日之我，昨日之我。至于他们是固守一端的有道理，还是反复进退的有道理，自家并不太过在意。不仅不在意，反将加以诡辩。辩也罢了，尤且振振有词：“予岂好辩哉？予不能已也！”

由此，世人索性送了他们一语：“反复进退，易质流变。”在这方面，那位前大半生以浓烈的政治关怀为主，晚年以学问自守，声名远被，才气横溢，尤其“笔端常带感情”的梁任公，可为典型之一例。一直至其老死，还留着那条稀疏发黄的小辫子的辜鸿铭，则是另一典型。在前后之“变”中，南海“康圣人”，余杭“章疯子”，侯官

严又陵，也均有份儿。至于陈独秀之与中共的历史，更是人所皆知的了。

不过，应予说明，他们中有些人的“易”和“变”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这里只是就事论事罢了。总而言之，在这些名士名流中，除了他们身上那令人喜煞恨煞的“名士气”外，还可以明显地感到一股与我们近距离的近代气象！如他们的爱国豪情，民族种性，清凉风骨，文化性格，学术精神……

在这篇序文的末了，照例，还有必要说上一些很多人都曾经、或正在、或将要说的话。我相信，这绝不是废话——首先，我要感谢这套丛书的各位学识宏富的高明作者们。他们多是我的同窗、同事或校友、朋友。其中，有年长的，年少的；有居京的，外地的；但没有赋闲的，轻松的；没有不用心，不用力的。感谢他们在百忙中加盟本丛书的撰述。

其次，我要感谢本丛书的出版者华夏出版社。在初，本丛书曾有某京外出版社和数位书界朋友属意，有的甚至愿意出以不菲之价。但基于书生本我的种种考虑，仍愿在京内寻一有声誉并信誉的出版社来合作。事为华夏出版社的编辑所知后，遂致双方“一拍即合”。

最后，还要由衷地感谢肯于惠顾本丛书的读者。我相信，只有您才是它最有资格的鉴定者和评论人。请记得：我们希望听到您的任何批评和建议！

李玉刚谨识
1998年冬夜

引子.....	(1)
一、八股堆里翻筋斗	(15)
1. 顽皮少年郎, 艰难求学路	
2. 初生“举子”不畏县令	
3. 新式学堂里的“冬烘先生”	
4. 惊异康有为为天人	
5. 以维新党自命	
二、留日期间初露锋芒	(35)
1. 拒见孙中山	
2. 陶模之死	
3. 成城入学事件	
4. 大闹公使馆	
三、是是非非《苏报》案	(53)
1. 与章“疯子”交恶	
2. “《苏报》案”发	
3. 案中案之原委	
4. 章“疯子”寄来挑战书	
5. 笔墨横飞难辨是非	

四、为无政府主义张目 (81)

1. 既成同盟会员, 又是无政府大将
2. 绘制无政府社会蓝图
3. 设计通往无政府社会的途径
4. 变骇为俗, 革命排满
5. 《卖淫实状》及其他

五、“国语之父”的由来 (103)

1. 同盟会内讧
2. 孙中山请他主持公道
3. 创作科普小说《上下古今谈》
4. 劝孙中山不当总统
5. 不做官, 不当议员
6. 致力于推广国语

六、勤工俭学急先锋 (129)

1. 发起留法俭学会
2. 海外中国大学之奇想
3. 里大风波, 痛苦自讪

七、妙语国故, 薄文不为 (147)

1. 把国故扔到毛厕去
2. 为活着的朋友写《友丧》
3. 为白话文作辩护
4. 不做乌烟瘴气的文学家
5. 婉告泰戈尔

八、人欲横流的人生观 (169)

1. 玄学鬼与科学家
2. 漆黑一团的宇宙观
3. 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
4. 鬼斧神工与覆天载地

九、将进“大观园” (187)

1. 跪下老腿当调人
2. 耗子、痨虫、鳄鱼……
3. 国父遗嘱“有大力焉”
4. 名实相符的“海外私塾”
5. 不做官，要问国事
6. 将进蒋记大观园

十、进入“大观园” (219)

1. 对共产主义“口诛笔伐”
2. “无盔甲的袁世凯”
3. 为蒋介石缝制合法外衣
4. 蒋、汪之间当媒婆
5. 陈延年之死
6. 蒋记南京政府的催生婆

十一、骂人与被骂 (247)

1. 在宁汉之争中护蒋
2. “老狗”与“小人”
3. 逢君之好，长君之恶
4. “稚晖的话，却是无耻”

十二、文艺不死，大祸不止 …………… (277)

1. 帮倒忙
2. 救“驾”心切，费力不讨好
3. 西南之行大出风头
4. 自认自己是“流氓”

十三、“老而不死”的党国元老 …………… (295)

1. 汪精卫乃小人也
2. 卖国贼是世上最丑的毒物
3. “何必乱造谣言”
4. 为耗子打洞与喜拉野屎
5. “姓吴的又翻了身了”
6. 鬻书与避寿

十四、魏晋名士之遗风 …………… (319)

1. 拒见毛泽东，吹捧蒋介石
2. 劝蒋不当总统，差点栽个大跟斗
3. 八十老翁谈性事

十五、难解“赤祸”情结 …………… (341)

1. 无可奈何花落去
2. 子虚写有“赤祸图”
3. 蒋介石“痛失导师”

社会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于是有人说，人生如戏，看戏人即是做戏人，做戏人又为看戏人。

引 子

时光的流逝会冲淡人们对往事的记忆，历史的尘埃，也往往笼罩住了许多曾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头上的光环，如果人们不去翻检旧时的报章书籍，他们的名字也就被今人所淡忘了。

在今天，对于吴稚晖这个名字，人们已经是十分的陌生了。可是，在几十年前，甚至更早一些，20世纪刚刚开篇的时候，吴稚晖或吴敬恒这三个字的影响，并不亚于今天新闻媒体中常常露脸的名人。

吴稚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干了些什么？

自然，要对此作出回答，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

吴氏的一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各度过差不多一半的时光，如果准确地计算的话，前一个世纪他生活了35年，后一个世纪则生活了53年。也就是说，他在晚清和民国各度过了人生的一半光阴。

对于晚清的读书人来说，读四书五经，习八股文章，应科举考试，乃是读书用功的根本目的和人生追求。人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也就受制于这样的时代。于是，吴稚晖也与他同时代的读书人一样，追求过功名成就，向往着金榜题名，在科场中翻滚了若干年，也中了秀才，考上了举人，进过书院，并向科举的最高峰——会试冲刺过。但是，晚清的进士名录中最终没有写上他的名字。

吴稚晖生活在一个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这是中国受到列强欺凌侮辱的时代，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大社会变革的年代。

当他呱呱落地时，曾国藩、李鸿章诸人，就正在办洋务、倡自强了。等到他进入而立之年，他已感受到了自强运动失败的苦味，面临着民族被宰割的大危机。大清帝国